

古今圖書集成

禽蟲典

卷一百十七之二

禽蟲典第一百二十一卷

豕部藝文一

豪彘贊

晉郭璞

剛鬣之族號曰豪彘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封豕贊

前人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伎

大蘭王九錫文

宋袁淑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猗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腴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蒙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業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躡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歛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陳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謝滕王賚豬啟

北周庾信

某啟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欄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于上林豈知其味謹啟

豕部藝文二詩

詠豕詩

宋梅堯臣

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比爲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飆澤雨作真聲向人出司原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驅豬行

黃臺張氏莊作

金元好問

沿山時苗多費力辦與豪豬作糧食草菴架空尋丈高擊版搖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驅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中無橡朮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墮畝見狼籍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倍粟豆中儋石都能幾錢直兒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羣豬口中得縣吏

卽來銷稅籍

豕部紀事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獠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覽冥訓夏桀之時豕銜孽而席澳

竹書紀年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浚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輜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秋七月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

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

成公十七年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

曰季子欺余注公反以爲卻至奪孟張豕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禮記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晏子雜上篇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瑕太子羞之

越絕書鷄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鷄豕將伐吳以食士

韓子外儲說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呂氏春秋察傳篇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韓子外儲說王子于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于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子華子神氣篇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恍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慄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

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閨月良夫與太子遂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正義是豕之牡者盟當用牛此用豕者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殺下人君耳然則崩殯自謀取國靈復降下人君於時迫促難得牲耳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爲其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滑稽傳楚兵加齊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髡曰臣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搜神記周哀王九年晉有豕生人

韓子外儲說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畿輔通志燕人獻豕與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

仗君子之靈得化今始得爲魯之津伯也

史記樊噲傳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噲直撞入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

漢書鄧都傳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于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

五行志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洞冥記漢武末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漢書公孫弘傳弘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司馬相如傳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塹獸相如因上疏諫

轅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
毚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下固刺毚正中其心毚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
五行志昭帝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銜其脯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
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脯於庭脯竈將
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服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後漢書承宮傳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
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梁鴻傳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
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
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

豕鴻不受而去

高士傳閔貢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後漢書朱浮傳漁陽太守彭寵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京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吳祐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高士傳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其母老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

後漢書杜喬傳陳留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孫期傳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秦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璽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

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公沙穆傳

注

謝承書曰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豬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豬人告語言豬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價買者言買賣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

司馬彪續漢書曹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夫餘國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挹婁國傳挹婁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三輔決錄馬氏兄弟五人共養豬賣人曰苑中三公門下二卿五門嘖嘖但聞豬聲

世說注司馬徽別傳曰徽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更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

蜀志關羽傳

注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志管輅傳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注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担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囊婦從囊中出

伽藍記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晉書五行志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眾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

阮咸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王濟傳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劉聰載記時有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戒懼之心

五行志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

愍懷太子遹傳遹年五歲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祇曰此兒當興我家

世說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注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

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瑩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

西州後賢志何隨居貧固儉衣弊蔬食晝躬耕耨夕修講諷鄉族饋及禮厚皆不納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常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閭中豬隨便牽豬與之屠人出門尋得其所亡豬謝隨還豬 王長文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衰亂託疾歸家遂陽愚嘗著絳衣絳帽牽豬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

世說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于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晉書五行志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

且亂今此猥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

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于大壞也

謝混傳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粲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鬱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麋以爲珍膳項上一鬱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鬱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尙主

韓友傳龍舒長鄧林父病積年垂死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屏風上於是遂差

呂光載記光死子纂僭卽位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

南齊書江祐傳劉暄初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諂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涓陽之情

南史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皆指斥貴勢豬卑率謂朱隆之其險詣如此

何炯傳炯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豬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豬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豬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豬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水經注汧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

北史皮景和傳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

趙隱傳隱字彥深從征潁川西魏將王思政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卽日降之便手牽

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過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

桂苑叢談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以豬肉和糞以飼左右

周書陸逞傳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書五行志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朝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中說禮樂篇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